

# 亚述与亚兰之争：叙利亚语 基督徒的民族认同问题

“Assyrian” or “Aramean”: The Ethnic  
Identity of Syriac Christians

柳博赞

LIU Boyun

## 作者简介

柳博赞，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U Boyun, Lecturer at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boyunliu.pku@gmail.com

## Abstract

Syriac Christians have a unique history. They use Syriac, a dialect of Aramaic, as their liturgical language. Although divided into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such as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the Syriac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Chaldean Catholic Church, they still share the sam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spiritual heritage. In modern times, however, Syriac Christians have encountered an identity crisis. Their primary identity historically had been religious rather than ethnic. However, starting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Anglican Mission has identified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s Assyrians.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nd the Chaldean Catholic Church accepted this nomenclature. The Syriac Orthodox Church followed suit, only to renounce it in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mbracing an Aramean identity. This article will touch upon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Assyrians, ancient Arameans, Church of the East, the Chaldean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Syriac Orthodox Church, arguing that the formation and acceptance of ethnic identity in the recent past may not purely be a result of shared custom or language, but a religiously motivated and intentionally designed social construct.

**Keywords:** Syriac Christianity, Church of the East, Syriac Orthodox Church, Assyrians, Arameans.

今日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皆为穆斯林人口占主体的国家。但在这一地区，却存在着历史最悠久的基督徒群体。在教会礼仪中，他们使用的是叙利亚语（Syriac），即亚兰语的埃德萨（Edessa）方言，也称为新亚兰语（Neo Aramaic）。至今还有一些人仍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叙利亚语。这个群体分属不同的教派，包括叙利亚正教教会（Syriac Orthodox Church）、亚述东方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古老东方教会（Ancient Church of the East）、迦勒底天主教会（Chaldean Catholic Church）、马龙派天主教会（Maronite Church）、叙利亚天主教会（Syriac Catholic Church）、东正教、新教。

叙利亚语基督徒不仅在教派归属上不一致，在民族认同上也不一致。在美国的人口普查登记中，便有叙利亚人/迦勒底人/亚述人三个选项供这一群体来划勾。除此之外，还有为数很多的叙利亚语基督徒认为自己是亚兰民族，而且这一运动在美国、瑞典、德国、以色列等国都很有影响力。亚述、亚兰、迦勒底都是古代族群的名字，他们与现在的叙利亚语基督徒是否直接相关？叙利亚语基督徒认定的这些民族身份，在宗教冲突、地缘政治上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本文将对其做出简要的历史回溯和现状分析。

## 古代的亚述人和亚兰人

叙利亚语基督徒在当代的民族身份，最主要的是亚述和亚兰。我们先来看一看古代典籍是怎样描写的。按照《创世记》10:22、《历代

---

\* 本课题为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13YBB18。[The essay is a result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by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Special Funding for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 Hig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roject No: 13YBB18.]

志上》1:17的记载，亚述和亚兰皆是闪的儿子。亚兰人和以色列人亲缘关系很近，以色列人的先祖就被称为“一个将亡的亚兰人”（《民数记》26:5），亚伯拉罕的儿孙也与“亚兰人”拉班家族通婚。后代的犹太拉比为了解释祖先的血统还颇费周折。<sup>①</sup> 按照《撒母耳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的记载，亚述帝国和亚兰王国曾多次与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交战。最终，亚述吞并了亚兰，也灭掉了以色列，将以色列国民尽数掳走，造成了十个支派的消失。

亚述人和亚兰人共祖之事难以考证，近于神话。然而，这两个民族确实存在过，而且还是近东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民族。公元前10-9世纪，亚兰人建立了一系列城邦国家，位于今叙利亚、土耳其东南、伊拉克北部，比如大马士革为中心的王国和两河间的亚兰（Aram-Naharaim）<sup>②</sup>，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分散的城邦和部族。<sup>③</sup> 而亚述在亚兰以南，核心地带以两河之间的亚述城为中心，即现在的伊拉克北部地区。从语言上来看，亚兰人说亚兰语（Aramaic），而亚述人说阿卡德语（Akkadian），一个是西北闪语，一个是东闪语。但是，亚兰语因其拼写比楔形文字容易，加上亚兰人居住范围较广，以及亚述帝国对被征服民族的迁徙，亚兰语成为了古代近东的通用语。在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虽然亚兰诸王国已被亚述吞并，亚兰语却渐渐取代了阿卡德语，成了亚述帝国的官方语言。亚兰语在很长的时期内被广泛使用，直到伊斯兰兴起才式微。

公元前7世纪晚期，亚述帝国被巴比伦帝国征服，曾经属于亚兰、

---

<sup>①</sup> 参考Beth A. Berkowitz, *Defining Jewish Differenc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7-119.

<sup>②</sup> 《诗篇》60:1将其称为“两河间的亚兰”，《撒母耳记下》10:16将其称为“大河那边的亚兰”。七十子译本将其翻译为“美索不达米亚”，虽然传统上两河间的亚兰是指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地区，而不是全部美索不达米亚。

<sup>③</sup> 亚兰人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帝国，后又为亚述吞并。现存的关于亚兰的记载大多来自亚述文献，参考Edward Lipiński, *The Arameans: Their Ancient History, Culture, Religion* (Leuven: Peeters Publishing &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2000).

以色列、犹太的疆土也归入了巴比伦的版图。一个世纪后，巴比伦又被波斯征服，巴比伦和亚述都成为了阿契美尼德波斯的行省。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灭波斯，之后亚述故地就归属了塞琉古王朝。虽然历经多次政权更替，但是亚述核心地带仍然被称为“亚述”。不过，这时候情况变得比较复杂起来：

在塞琉古王朝，近东地区说亚兰语的族群被称为“叙利亚人”（Syros）。“叙利亚人”这个词源出自“亚述人”<sup>①</sup>，但是希腊人经常用它来同时指代黎凡特和两河的居民，结果导致了混乱。在黎凡特，这些被称为“叙利亚人”的人实际上自称为“亚兰人”。而历史上的亚兰人，也同样被希腊人称作了叙利亚人。塞琉古王朝统治时代是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世纪，《希伯来圣经》被翻译成了希腊文，即“七十子译本”。在这个译本中，所有的“亚兰人”字样都被翻译成了“叙利亚人”。<sup>②</sup>

及至罗马时期，帝国东部受希腊文化影响很深，希腊人对亚兰语/叙利亚语族群的称谓也一并延续了下来。<sup>③</sup>《新约》也沿用了希腊文“七十子译本”的称呼，将“亚兰人乃幔”称为“叙利亚国的乃幔”（路4:27，希腊文直译“叙利亚人乃幔”），虽然这样可能会与当时罗马的叙利亚行省混淆。

---

<sup>①</sup> 关于“叙利亚”名称来自于“亚述”，参考哈佛大学近东和中亚研究专家 Richard N. Frye 的经典论述：Richard N. Frye, “Assyria and Syria: Synonyms,”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51, No. 4 (1992): 581-285. 以及 Robert Rollinger, “The Terms ‘Assyria’ and ‘Syria’ Again,”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65, No. 4 (2006): 283-287.

<sup>②</sup> 受其影响，后来的拉丁通行译本（Vulgate）、英文钦定本（King James Bible）和马礼逊译本也是这样翻译的。马礼逊译本作“西利亚”。

<sup>③</sup> 罗马旅行家斯特拉波（Strabo）引用波塞冬尼乌斯（Posidonius），说黎凡特地区这一族群被希腊人称为“叙利亚人”。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有同样的描述，但他区分了亚述与亚兰。参考 Nathanael J. Andrade, *Syrian Identity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6-7.

## 早期叙利亚语基督徒

公元1世纪，早期基督教在通用亚兰语的地区传播开来。耶稣的母语即亚兰语，福音书里面仅存的几句耶稣原话也是亚兰语。《新约》中被称为“希伯来话”的，实际上基本全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亚兰语方言。同样，最早的基督徒也都说亚兰语。按照《新约·使徒行传》的记载，“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徒11：26）。而安提阿正是位于亚兰语地区内。

公元2世纪，《新约》被翻译成了叙利亚语，称为简行本（Peshitta）。从其中两节经文的翻译中，我们可以推测出简行本的受众仍然是认同亚兰人身份的。这两节经文是《加拉太书》2:14和3:28，原文作：“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矶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和“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在简行本中，“外邦人”“希腊人”被翻译成了“亚兰人”。《加拉太书》是使徒保罗写给说希腊语的外邦人基督徒的，目的是让他们摒弃过度犹太化的倾向，然而简行本的灵活意译使这封书信听起来像是用亚兰文写给亚兰人受众的。

简行本《圣经》在所有叙语教会中的地位都非常高。一直到今天，简行本还是他们通用的《圣经》版本。但是，传统上使用叙利亚语的教会却并不合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家：叙利亚正教教会、亚述东方教会、迦勒底天主教会。

今天的叙利亚正教教会，全称是叙利亚安提阿及全部东方普世正教教会（Universal Syriac Orthodox Church of Antioch and all the East）。按照该教会的传统，是彼得和保罗亲自在安提阿建立了教会，有《使徒行传》为证。亚述东方教会，全称是神圣使徒大公亚述东方

教会（Holy Apostolic Catholic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按照该教会的传统，是使徒多马派遣亚戴/达太将福音传到了埃德萨，有教会文献《亚戴之教导》（*Doctrine of Addai*）和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的《教会史》为证。<sup>①</sup>

关于1~3世纪期间基督教在黎凡特和两河流域传播的情况，现存的可靠文献很少，更多的是上面提到的教会传统。虽有个别教父，比如2世纪的巴戴山（Bardaisan）和塔提安（Tatian），但是他们的民族归属无法确定。<sup>②</sup> 我们只能推测，基督教的传播路线是从安提阿经埃德萨到两河，在亚述故地说叙利亚语的群体中扩散开来。

可见在这个时期，亚述和亚兰（叙利亚）的称呼已经比较混乱了，“亚述”更多的是指代亚述核心地带，不一定意味着亚述民族。“亚兰”也是如此，更多的是指代黎凡特地区亚兰旧地，以及使用亚兰语的群体。公元116年，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在与安息王朝（Parthian Empire）的交战中取胜，建立了以亚述为名的行省，维持了两年时间。萨珊王朝也设立了亚述斯坦行省，从3世纪一直存在到了7世纪。更加复杂的是，亚述斯坦行省内部还有一个地区叫做“亚兰之地”（Beth Aramaye），位于古代亚述和巴比伦交界的地方。居住在“亚述”和“亚兰”这些地区的叙语基督徒采用了希腊人对他们的称呼，称自己为“叙利亚人”（Suryoyo）。

---

<sup>①</sup> 按照公元5世纪初成书的叙利亚教会的传统文献《亚戴之教导》，使徒多马派遣了亚戴去见埃德萨国王亚布甲（Abgar, King of Edessa）。而按照优西比乌311-325年间写成的《教会史》的记载，被派遣来的是达太。因此有人做出调和，认为亚戴和达太是同一个人。参考George Phillips, trans., *The Doctrine of Addai the Apostle* (Whitefish,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以及Eusebius of Caesarea, *Church History*, 1.13, trans. Arthur Cushman McGiffert, ed. Phillip Schaff (New York: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 160.

巴戴山生于埃德萨，有的史籍记载他是波斯人，有的史籍记载他是亚美尼亚人，而叙利亚的以法莲（Ephrem the Syrian）称他为“亚兰哲学家”。塔提安的资料极少，我们只知道他使用希腊语写作，自称“生于亚述人之地”，然而他实际出生的地方在黎凡特地区，位于现在的叙利亚，并不是亚述核心地带。

与亚述和亚兰模糊的民族身份相比，更加清晰的是宗教身份，而宗教身份和具体的教会归属又是与帝国政治和神学争端分不开的。首先是罗马与萨珊波斯的长期边境战争，使叙利亚语基督徒分隔在了两个帝国之中。波斯基督徒本受安提阿教区管辖，然而帝国边界与效忠政权使教会内部的交流和组织受到了很大影响。改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the Great）写信给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Shapur II），告知对方所有基督徒皆为“朕之子民”，请务必善待，此举反而导致沙普尔是对境内基督徒大举迫害。

在这样的背景下，波斯国王伊嗣侯一世（Yazdegerd I）下令波斯的基督教会召开会议，而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波斯本土教会脱离罗马帝国教会的组织结构。公元410年，都主教以撒（Synod of Mar Isaac）在波斯首都塞琉西亚-泰西封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教会结构的决议，宣布不再受安提阿牧首的管辖。<sup>①</sup>之后420和424年的会议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5世纪晚期，波斯教会“公主教”（Catholicos）在这一头衔之外，又加上了“牧首”（Patriarch）的称呼。

公元5世纪也是基督教神学讨论非常激烈的时期。围绕着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托利（Nestorius）反对以“上帝之母”称呼马利亚的事件，爆发了对耶稣位格和神性的大争端。这次争端历经了几次教会会议，也造成了教会的巨大分裂。430年罗马会议（Synod of Rome）谴责了聂斯托利，431年以弗所公会议（Council of Ephesus），支持和反对聂斯托利的双方分别开会，互相指责对方的神学立场。在叙语基督徒

---

<sup>①</sup> 根据东方教会的马里·伊本·苏莱曼（Mari Ibn Suleiman）和叙利亚正教教会的格列高利·巴希伯来乌斯（Gregory Bar Hebraeus）的记载，东方教会的独立发展是因为公主教人选赴安提阿接受按立，却被当作波斯间谍处决。另一位公主教人选转赴耶路撒冷接受按立，回来的时候带了四大牧首的一封信，允许东方教会选出自己的牧首，不需再受命于安提阿。然而这个说法没有同一时代的其他佐证。参考William Ainger Wigr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rch: Or the Church of the Sassanid Empire, 100-640*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10. Reprint Kessinger Publish, LLC, 2010), 41-42.



里面，受尼西比派（School of Nisibis）影响很深的信众支持聂斯托利，奉他的老师摩普绥提亚的提奥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的神学为正统神学。363年尼西比被波斯占领，学校搬到了埃德萨。451年，罗马教会召开了卡尔西顿公会议，决定禁毁聂斯托利的著作。而东方教会的巴扫马（Barsauma）主教480年驱逐了反对提奥多若神学的人，接着在贡迪沙普尔召开会议（Synod of Beth Lapat），正式承认提奥多若和聂斯托利著作的正统性。489年，支持卡尔西顿立场的罗马皇帝芝诺（Zeno）关闭了埃德萨学校，学校搬回了波斯治下的尼西比。55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谴责了提奥多若，然而这对罗马领土之外的东方教会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东方教会在神学立场和组织结构上都与西方分开，以波斯为根据地向东方发展。在西方基督徒的眼中，他们是分裂出去的“聂斯托利派”。

拒绝接受卡尔西顿公会议决议的叙语基督徒，并不只是东方教会。在安提阿，与亚历山大城一性派（Miaphysites）保持统一立场的人非常坚定，贬称卡尔西顿派是“皇帝的人”（Melkites）。482年“合一书”（Henotikon）未达到使卡尔西顿派和非卡尔西顿派合一的效果，一性论派坚定了自己非卡尔西顿的立场。515年，罗马教宗何尔弥斯达（Hormisdas）以一小卷信仰宣称（libellus）来表述卡尔西顿派的信仰<sup>①</sup>，518年皇帝犹士丁一世（Justin I）上台之后，便要求所有的主教在上面签字，以示放弃非卡尔西顿神学。拒绝签字的一性论派主教被流放到了埃及。然而有的主教比如泰拉的约翰（John of Tella）和雅各·巴拉戴乌斯（Jacob Baradaeus）自行按立了大量的司铎。不久之后，教会甚至开始自己祝圣主教。由此，叙利亚正教教会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神学上与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方教会区别开来。<sup>②</sup>

<sup>①</sup> 关于教宗何尔弥斯达的小卷，参考Adrian Fortescue, *The Reunion Formula of Hormisdas* (Garrison, NY: National Office, Chair of Unity Octave, 1955).

<sup>②</sup> 关于这一时期的叙利亚正教，亦可参考Volker L. Menze, *Justini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伊斯兰教兴起后的叙利亚语基督徒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阿拉伯语在中东地区迅速流传开来，取代了叙利亚语的通用语地位。而东方教会和叙利亚正教教会仍然坚持在仪式上使用叙利亚语。东方教会继续向东发展，在中国被称为“景教”。十字军东征时期，安提阿、埃德萨地区的西叙基督徒受到了迫害，但这也促使他们与东叙基督徒有了更多的交流。11-13世纪，叙利亚基督教出现了一场“文艺复兴”，东西教会在神学资源上有了更多的分享与合作。“叙利亚文艺复兴”直到14-15世纪蒙古人入侵并大规模杀害叙语基督徒才告终止。<sup>①</sup>

在这段时期，叙利亚语基督徒的宗教身份要比民族身份明确，即使是在回溯自己民族身份时也是如此。比如，12世纪的正教牧首米迦勒（Michael the Syrian）认为叙利亚语基督徒源出亚兰人。亚兰语是最原初的语言，其他语言都是在巴别塔变乱之后由亚兰语演变而来。叙利亚语就是亚兰语，叙利亚人自然就是亚兰人。古代亚述人、迦勒底人使用亚兰语，因此也是亚兰人。“叙利亚人”（suryoyo）这一称呼是希腊人给的，亚兰人接受了这一称呼。然而，这一身份也与宗教和宗派归属直接相关。如果一个人脱离叙利亚正教教会，那么他就不再是“叙利亚人”了。如果他改宗伊斯兰教，那他就是穆斯林；如果他改宗东正教，那他就是希腊人。<sup>②</sup> 这种溯源并不严谨，也表现出了对古代民族缺乏理解。米迦勒的依据是语言和宗教，动机是建立一个体现上帝护佑与扶持的身份。

东叙利亚基督徒虽然最重视的同样是宗教归属，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民族起源理论。9世纪东方教会主教木鹿的耶数达（Isho'dad of

---

<sup>①</sup> 关于“叙利亚文艺复兴”，参考H. G. B. Teule, C. Fotescu Tauwinkl, Bas ter Haar Romeny, J. J. van Ginkel eds., *The Syriac Renaissance* (Leuven: Peeters Publishers, 2010).

<sup>②</sup> 关于中世纪西叙利亚语神学家的民族认知，参考R. B. ter Haar Romeny, ed., *Religious Origins of Nations? The Christian Commun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Leiden: Brill, 2009), 48-51.

Merv) 认为说叙语的13个支派是《圣经》里提到的约坍的后裔。约坍的曾祖父是亚法撒，亚法撒是亚述之弟，亚兰之兄。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东方教会尚未认同自己是亚述的后裔，反而是亚法撒的后裔。<sup>①</sup>

## 教派分裂和亚述民族身份形成

1552年，东方教会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分裂，有一支决定分离出去。他们首先投靠叙利亚正教教会，被拒绝之后，又转投罗马天主教会。罗马接受了他们，给他们起名为“亚述及摩苏尔教会”。1692年他们离开天主教，重新成为东方教会。分裂事件的另一方阿尔科什（Alqosh）教区后来也向罗马天主教靠拢。1830年，罗马教宗庇护八世（Pope Pius VIII）封阿尔科什牧首为“迦勒底人的巴比伦教会牧首”（Patriarch of Babylon of the Chaldeans）。阿尔科什一支几经反复，最后与1672年转投天主教会的阿米德（Amid）一支合并，这标志着迦勒底天主教会的建立。

庇护八世为这个教会起名为迦勒底教会，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教会的成员使用叙利亚语。天主教有将亚兰语/叙利亚语称为“迦勒底语”的传统。比如，早期教父杰罗姆（Jerome）写给修女保拉（Paula）的一封信，还有他译《但以理书》的前言就是这样称呼的。<sup>②</sup> 中世纪晚期的神学家雅克·德·维特利（Jacque de Vitry）在他的《东方志》（*Historia Orientalis*）里也这样称呼。这是因为《但以理书》2:4提到迦勒底人说亚兰语回复巴比伦王。“迦勒底人”也经常被诠释为占星家，所以福音书记载来拜耶稣的博士，有时也被认为是迦勒底人。迦勒底天主教会牧首的纹章，就是景星之下的三博士来拜婴儿耶稣。

19世纪不仅是迦勒底天主教会脱离东方教会的时代，也是叙利亚

---

<sup>①</sup> R. B. ter Haar Romeny, ed., *Religious Origins of Nations? The Christian Commun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16-17.

<sup>②</sup> Edmon L. Gallagher, *Hebrew Scripture in Patristic Biblical Theory: Canon, Language, Text* (Leiden: Brill, 2012), 126-127.

基督徒民族身份开始形成的时代。英国人在中东开展了大量考古和宣教工作。最初，他们的兴趣在“寻找失落的十个支派”<sup>①</sup>，但是，他们“发现”的却是比十个支派更加古老的“亚述人”。

英国圣公会并没有用西方常用的“聂斯托利派”来称呼东方教会，而是尽量淡化他们的“异端”色彩，并且声称这些基督徒乃是亚述后裔，从亚述帝国至今都生活于此，与他们身边的阿拉伯人并非同一民族。圣公会这一宣教项目的名字就叫“坎特伯雷大主教对亚述基督徒宣教事工”，而项目的总负责人维格兰姆（William Ainger Wigram）在1910年出版的《亚述教会史简述》（*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rch*）一书中力主东方教会的亚述民族延续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萨珊波斯时代，之后更是在穆斯林包围之下持守着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身份。

圣公会的这一做法大有争议。先撇开聂斯托利本人的正统性不谈，实际上在东方教会神学中，聂斯托利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东方教会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纳尔塞（Narsai）就写过一篇讲章颂赞“三位希腊博士”，狄奥多若（Diodore）、提奥多若和聂斯托利。当圣公会宣教士出版东方教会的礼仪文本的时候，他们甚至把其中的“异端教父”名字空着，以至于招来了东方教会牧首的抗议。至于民族身份，其实并不存在血统纯正的亚述人。当年的亚述帝国也不是单一民族国家。无论是因为迁徙、被迁徙，还是领土被吞并，很多民族都生活在亚述帝国的土地上。公元前7世纪亚述国灭，公元7世纪伊斯兰扩张，中间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几经帝国兴衰和人口流动。待到19世纪的英国圣公会宣教士到来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只是以叙利亚语作为礼仪语言的中东基督徒而已，他们与古代亚述核心地带说阿卡德语、信仰多神教的居民，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英国圣公会的目的是面向东方教会宣教，将相对隔绝的东方教会

---

<sup>①</sup> 当时有一些耸人听闻的著作，说东方教会的基督徒就是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比如Asahel Grant, *The Nestorians; or, The Lost Tribes* (New York: Harper, 1841).

带入普世教会的大家庭。然而，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行将没落，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对东方教会敌意渐深的情况下，东方教会最需要的是神学，而是安全。东方教会对大英帝国表示了充分的信任，但英国并没有意愿提供他们所期望的武力干预。东方教会在失望中甚至转向在中东地区有影响力的另一大国俄罗斯。1898年，有两万东方教会信徒改宗，加入了俄罗斯东正教会。<sup>①</sup>

虽然圣公会的亚述宣教事工在教会合一上不是非常成功，但是他们建构的亚述民族身份却被东方教会所接受。此前，东方教会成员的名字大多是常见的基督教名字，但接受了亚述身份之后，亚述、萨尔贡、西拿基立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名字变得流行起来。与此同时，迦勒底天主教会和叙利亚正教教会的信众也接受了亚述身份。他们毕竟是同一族群，在语言、宗教礼仪和文献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亲缘性，而且多年的人口流动使他们经常杂居在一起，只是分属不同的教会而已。

## 屠杀、大流散和亚兰民族身份

1914年开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叙语基督徒遭受了一场浩劫。在一战中，叙语基督徒加入了协约国阵营，以换取战后独立建国，而奥斯曼帝国对一切基督徒群体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在叙利亚语中，这场浩劫被称为“刀剑”（Sayfo），它夺取了叙利亚语基督徒一半以上人口的生命，连东方教会牧首西门十九世便雅悯（Mar Shimun XIX Benjamin）也不幸罹难。

---

<sup>①</sup> Wilhem Baum and Dietmar W. Winkl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Concise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133-134.

<sup>②</sup> 关于“刀剑”，参考Joseph Yacoub, *Year of the Sword: The Assyrian Christian Genocide, a History*, trans. James Ferguson (London: Hurst Publishers, 2016). 还有一本记载详实的著作新近出版：David Gaunt, Naures Atto, Soner O. Barthoma eds., *Let Them Not Return: Sayfo—The Genocide Against the Assyrian, Syriac, and Chaldean Christians in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7).

1919-1920年的巴黎和会上，叙利亚正教教会的赛维利乌斯·以法莲·巴苏姆（Severius Aphrem Barsoum）主教，也就是后来的牧首依纳爵·以法莲一世·巴苏姆（Ignatius Aphrem I Barsoum），代表“古老的亚述民族”要求获得民族独立和宗教自由。主教提交的备忘录专门提到了“亚述大屠杀”，然而在“亚述民族”的组成上，他使用的名称并不统一。他用“叙利亚人”（Syriens）指代叙利亚正教教会，“聂斯托利派”（Nestorions）指代东方教会，“迦勒底人”指代迦勒底天主教会。他还同时使用了“叙利亚—迦勒底”（Syro-Chaldean）和“亚述—迦勒底”（Assyrio-Chaldean）这两个名称作为亚述人的同义词。<sup>①</sup>

一战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复存在，叙利亚语基督徒居住的地区又被新的国界所分隔：土耳其、法国托管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及英国托管的伊拉克。在伊拉克，英国人招募叙语基督徒组成了“亚述军团”（Assyrian Levies）镇压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叛乱。这时伊拉克刚刚建国，各方力量并不稳固。一直受到坎特伯雷大主教资助的东方教会牧首耶西·西门二十三世（Eshai Shimun XXIII）向英国托管当局要求在伊拉克设立亚述自治区。然而，他们随后遭受了伊拉克军方针对基督徒的又一场屠杀，而英国人并没有站在他们一边。<sup>②</sup>

这两次大屠杀迫使叙利亚语基督徒开始大量迁出。20世纪，中东的叙利亚语基督徒不断移民，形成了“叙语群体大流散”（Syriac Diaspora）。从20世纪中期开始，叙语基督徒先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

---

<sup>①</sup> 赛维利乌斯主教的备忘录文本见Naures Atto, *Hostages in the Homeland, Orphans in the Diaspora: Identity Discourses Among the Assyrian/Syriac Elites in the European Diaspora*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11), 541-542.

<sup>②</sup> 关于1933年对伊拉克叙利亚语基督徒的大屠杀，参考Yusuf Malek, *The British Betrayal of the Assyrians* (Warren Point, N.J.: The Kimball Press, 1935)., 这本书代表了亚述立场，前言是维格兰姆所写。亦可参考Khalid S. Husry, “The Assyrian Affair of 1933 (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5, No. 2 (Apr., 1974): 161-176.和 “The Assyrian Affair of 1933 (I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5, No. 3 (Jun., 1974): 344-360.

后是以寻求宗教庇护的方式涌入欧洲，前往瑞典、德国、荷兰等地，还有相当一部分远渡重洋到了美国。东方教会以芝加哥为中心，而叙利亚正教教会选择了加州和新泽西。

在这一时期，欧洲的叙利亚语基督徒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主要来自叙利亚正教教会。在早期的亚述民族独立运动中，东方教会和叙利亚正教教会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奠基性的人物诺姆·法依克（Naum Faiq）就是叙利亚正教教会的成员。我们提到过，叙利亚正教牧首巴苏姆本来也是亚述身份的支持者。他原名西拿基立，生于摩苏尔，以前的尼尼微古城。1927年，他在美国新泽西主持了第一所“亚述使徒正教教会”的献堂仪式。1950年，他还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英文的“亚述正教教会小教理问答”（*The Shorter Catechism of the Assyrian Orthodox Church*）。<sup>①</sup>然而，1952年底，他下令停止使用“亚述”名称，将此前所建教堂名字中的“亚述”全部替换为“叙利亚”。在1952年出版的《叙利亚民族之名》（*The Name of the Syrian Nation*）小册子里，他指出“亚述”身份既不符合教会传统，又不符合历史事实。<sup>②</sup>1953年，他称“亚述”身份乃是英国人发明出来给东方教会的，结果英国人却害得东方教会遭受迫害，背井离乡。

在东方教会的眼中，巴苏姆的做法无疑是分裂和背叛。在1919年巴黎和会与1945年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两个教会都鼎力合作来争取民族独立，现在正教牧首却说自己不是亚述人。东方教会甚至有人指责巴苏姆反对亚述身份等于在助长泛阿拉伯主义，简直是认贼作父。

实际上，叙利亚正教和东方教会在大流散时期，不和的种子已经种下。在欧洲的叙语基督徒在思考如何称呼自己的时候，必然涉及到教会归属的问题。“亚述人”这个名字最早就是用来称呼东方教

---

<sup>①</sup> Ignatius Afram, *The Shorter Catechism of the Assyrian Orthodox Church* (West New York, N.J., 1950). 在1965年和1999年重印的时候，书名已经改成了《叙利亚安提阿正教教会小教理问答》。

<sup>②</sup> Ignatius Afram, *The Syrian Church of Antioch: Its Name and History* (Hackensack, N.J.: Archdiocese of the Syrian Church of Antioch in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952).

会的，也已经成为了东方教会的代名词，而叙利亚正教教会是跟风认同了“亚述人”。这个民族身份是连接两个教会的纽带，尤其是在受到外界迫害的时候，他们更容易团结在一起。但是到了宗教自由的欧洲，不再有迫害的问题，而教会归属及其带来的正统性问题就突显了出来。<sup>①</sup>

叙利亚正教教会高层决定不再认同亚述民族，而他们的解决方案是认同另外一个民族，即亚兰民族。从1970-80年代开始，叙利亚正教教会出版了很多书籍，将之前的“亚述”叙事替换为“亚兰”。对于叙利亚正教教会的这种做法，东方教会的反应比较强烈。他们高声反对正教教会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m），认为所谓的“亚兰身份”是子虚乌有的，是土耳其和叙利亚政府的阴谋。1976年，东方教会还特意将“亚述”的字样加在了教会名称上面，称自己为“神圣使徒大公亚述东方教会”。从东方教会分离出来的迦勒底天主教会同样属于东叙利亚语系统，仍然认同亚述身份，但他们也经常登记为“迦勒底人”以表明宗派归属。

## 总结

亚述和亚兰本为古代近东之族群，亚述人曾经扩张疆土、建立了著名的亚述帝国，现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留下的众多古迹和文化

---

<sup>①</sup> 1984年，叙利亚正教教会与天主教会达成神学和解。1994年，亚述东方教会与天主教会达成基督论和解。但直到1997年，叙利亚正教教会与亚述东方教会才不再彼此绝罚。参考Anthony O' Mahony, "Syriac Christianity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 5, Eastern Christianity*, ed. Michael Ango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32.以及John Joseph, *The Modern Assyrians of the Middle East: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Christian Missions, Archaeologists, and Colonial Powers* (Leiden: Brill, 2000), 258.关于东方正教阵营，尤其是科普特教会对东方教会的排斥，参考Wilhelm Baum and Dietmar W. Winkl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Concise History*, 151-153.



遗产；而亚兰人也建立了一系列城邦，这一族群较高的流动性也使得亚兰语传播到了近东的大片地区。因为帝国兴衰、人口迁徙和融合，这两个族群已经成为了历史。然而，亚兰语——亚述帝国曾经的通用语——及其直系后裔叙利亚语却延续了下来。直至今日，叙利亚语还是叙利亚正教教会、东方教会、迦勒底天主教会等中东教会的礼仪用语。这些教会的信众，其明确的宗教身份是基督徒，而原本不明确的民族身份也在近代被重新塑造，使已经消失的“亚述”“亚兰”的族群名称重现于世。我们已经看到了东方教会如何接受并广泛认同了亚述民族身份，以及基于这一民族身份为独立自主进行的努力，也看到了近几十年叙利亚正教教会的亚兰民族身份建构，尤其是教会高层主导的修正民族历史的运动。可见，民族身份的形成和认定并不是简单的语言、习俗等文化上的因素所决定的。宗教，尤其是带有一定政治化和派系化色彩的宗教，经常会起到核心作用。在民族、教派问题错综复杂的中东地区，叙利亚语基督徒的这两种民族身份叙事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局面的复杂性。这两种不同的民族认同对叙利亚语教会之间的交流、对话有什么影响，他们如何协调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观察。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ngold, Michael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 5, Eastern Christia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Andrade, Nathanael J. *Syrian Identity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Atto, Naures. *Hostages in the Homeland, Orphans in the Diaspora: Identity Discourses Among the Assyrian/Syriac Elites in the European Diaspora*.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Barsoum, Ignatius Aphram I. *The Shorter Catechism of the Assyrian Orthodox Church*. West New York, N.J. Privately Printed, 1950.
- \_\_\_\_\_. *The Shorter Catechism of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 of Antioch*. Central Falls, R.I., 1965. Reprinted by the Archdiocese of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 for the Eastern USA, Teaneck, N.J., 1999.
- \_\_\_\_\_. *The Syrian Church of Antioch: Its Name and History*. Hackensack, N.J.: Archdiocese of the Syrian Church of Antioch in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952.
- Baum, Wilhem and W. Winkler Dietma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Concise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 Berkowitz, Beth A. *Defining Jewish Differenc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Brock, Sebastian P. "Towards a History of Syriac Translation Technique." In III *Symposium Syriacum* (OCA 221; 1981):1-14. Reprinted in *Studies in Syriac Christianit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Aldershot: Taylor & Francis Ltd, 1992.
- Eusebius of Caesarea. *Church History*. Translated by Arthur Cushman McGiffert. Edited by Phillip Schaff. New York: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
- Fortescue, Adrian. *The Reunion Formula of Hormisdas*. Garrison, NY: National Office, Chair of Unity Octave, 1955.
- Frye, Richard N. "Assyria and Syria: Synonyms."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51, No. 4 (Oct., 1992): 581-285.
- Gallagher, Edmon L. *Hebrew Scripture in Patristic Biblical Theory: Canon, Language, Text*. Leiden: Brill, 2012.
- Gaunt, David, Naures Atto, Soner O. Barthoma eds. *Let Them Not Return: Sayfo—The Genocide Against the Assyrian, Syriac, and Chaldean Christians in the Ottoman*

- Empire*.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7.
- Grant, Asahel. *The Nestorians; or, The Lost Tribes*. New York: Harper, 1841.
- Haar Romeny, Bas ter, ed. *Religious Origins of Nations? The Christian Commun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Leiden: Brill, 2009.
- Husry, Khaldun S. "The Assyrian Affair of 1933 (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5, No. 2 (1974): 161-176.
- \_\_\_\_\_. "The Assyrian Affair of 1933 (I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5, No. 3 (1974): 344-360.
- Joseph, John. *The Modern Assyrians of the Middle East: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Christian Missions, Archaeologists, and Colonial Powers*. Leiden: Brill, 2000.
- Lipiński, Edward. *The Arameans: Their Ancient History, Culture, Religion*. Leuven: Peeters Publishing &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2000.
- Malek, Yusuf. *The British Betrayal of the Assyrians*. Warren Point, N.J.: The Kimball Press, 1935.
- Menze, Volker L. *Justini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O'Mahony, Anthony. "Syriac Christianity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In *The Doctrine of Addai the Apostle*. Translated by George Phillips. Whitefish,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 Rollinger, Robert. "The Terms 'Assyria' and 'Syria' Again."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65, No. 4 (2006): 283-287.
- Teule, H. G. B. C., Fotescu Tauwinkl, Bas ter Haar Romeny, J. J. van Ginkel eds., *The Syriac Renaissance*. Leuven: Peeters Publishers, 2010.
- Wigram, William Aing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rch: Or the Church of the Sassanid Empire, 100-640*.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10. Reprint Kessinger Publish, LLC, 2010.
- Yacoub, Joseph. *Year of the Sword: The Assyrian Christian Genocide, a History*. Translated by James Ferguson. London: Hurst Publishers, 2016.